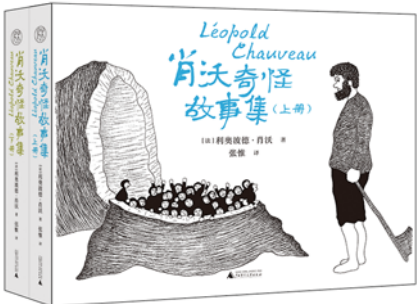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图文并茂

奇怪的故事里 蕴含着人世温情和生命严酷

□王淼



活字文化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《肖沃奇怪故事集》
法利奥波德·肖沃 著

利奥波德·肖沃是法国里昂的一位耳鼻喉科医生——他不仅仅是一位医生,他同时还是一位小说家,一位儿童文学作家,一位极富天分的插画家。肖沃曾经有过岁月静好的生活,妻子温柔贤惠,孩子乖巧可爱,坐诊之余,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写画画,用文字记录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日常琐事,用线条讲述孩子们之间的种种奇妙思想——事实上,一直到他四十岁之前,他的日子都能够称得上安逸、宁静、自足。然而,在肖沃四十五岁那年,灾难突然接踵而至,先是他的大儿子溺水身亡,接着他的妻子因为抑郁成疾不幸去世,继而他的小儿子又因为手术染上了败血症离世……

中年丧妻,晚年丧子,人生三大至悲至痛之事,肖沃独占其二。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使他无法继续行医,他的余生投入了艺术创作——他把对妻子和儿子的思念之情全部倾注其中,创作出一部融文字与图画于一体的《肖沃奇怪故事集》。书中收录的文字,其实是他早年讲给儿子鲁诺的故事,它们既像童话,又不是童话;既像寓言,又不是寓言,却又同时具备童话和寓言的质地,有着某种直抵人心的力量。肖沃还为这些故事全部配上了风格独特的插画,这些插画既是文字的图解,同时又自成一体,它们有着精准的线条,黑白分明,简约而富有别样的诗意,打着鲜明的个人印记。肖沃讲述的故事看似荒诞不经,且被他冠以“奇怪”二字,但故事本身却蕴含着人世的温情和生命的严酷,以看似荒诞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心灵的痛楚,忧伤而有节制,痛苦而不失幽默,如同含泪的微笑,以此诠释了人生悲剧的内核。

作为父亲,肖沃讲述的故事完全是随兴所至,充满了各种奇特的想象——有些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桥段,有些没有开头和结尾,有些让人脑洞大开,有些只是单纯好玩……比如《母

鸡和鸭子的奇幻旅程》,白鹤用四颗圆圆的小石头,分别嵌进母鸡和鸭子的眼皮后面,治好了它们的失明症;比如《嫁给了松鼠的乌龟》,解释了乌龟背着壳行走的原因;比如《锯子鲨和锤子鲨》,两条怪物鲨鱼穿梭在直布罗陀海峡、好望角、大西洋、黑海……作恶无数,最终恶有恶报;比如《孤独的老鳄鱼的一生》,描写了一只凶暴残忍的老鳄鱼,作恶多端,却得到善终。通过这些故事,肖沃试图让儿子了解命运的无端与诡异,人生是美好的,却又是无奈的;好人并不总是得到好报,同样,坏人也未必总是受到惩罚。命运的逻辑并不像人类设想的那般公正理性,相反,命运更多呈现出的其实是不公正和非理性。

作为儿子,鲁诺不喜欢爸爸读已经写好的故事,他觉得那像坐公交车,每次都走固定的路线,停在固定的车站,改变路线是不可能的,到了终点故事就结束了,每次都是单调重复的过程。他更喜欢听爸爸讲即兴现编的故事,对他来说就像是散步,和爸爸牵着手,可以参与其中,指挥爸爸,往左走或者往右走,走快点或者走慢点,有了问题可以随时问,累了就让爸爸背。有一次,这对快乐的父子模拟了一次车祸的发生,儿子倒坐在椅子上假装握着方向盘,父亲则假装是一位乘客。“快停车,我的帽子飞走了。”父亲喊道。“不行不行,现在停不了,车速太快了。”儿子回复。“急转弯,危险!”父亲大叫。“是吗?那我们可得制造一个特别严重事故。”儿子笑答。于是,他们与椅子一起翻倒在地,并笑作一团——这一定是无数次真实场景中的一次,肖沃眼含着泪水写进了他的故事。

在《肖沃奇怪故事集》中,肖沃模仿儿子的语气写了一篇序言:“爸爸讲的故事通常都很傻。但是这一点儿都不重要,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……故事集里面我也出了好多主意。”可以看出,书中的故事,包括插画,甚至这本书本身,都是在儿子的参与下创作出来的。序言中还讲到,肖沃摔了一跤,把腿摔断了。因为摔断了腿,肖沃很开心,他从早到晚都可以躺在床上。儿子也很开心,因为这样爸爸就可以讲很多故事给他听了。肖沃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啊!即便是摔断腿的日子……

(本文题图选自《肖沃奇怪故事集》)

灯影书香

文人心中的柔软

□韩振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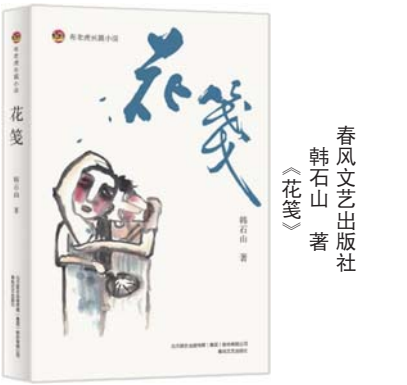
韩石山的长篇小说《花笺》,没有震撼人心的事件发生,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,没有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,一位七十岁老文人的日常生活,单调、琐碎、平常,读起来却有滋有味,而且不时拍案叫绝。这是一部文人写文人的文人小说,所有的情节,全仗人物交往对话,一次次的精彩,全在作者不同凡响的见识中。

书中的多个文化人,男的、女的,老的、少的,无一例外,都是来京城的外地人,在京城繁乱复杂、光怪陆离的背景中,通过与方仲秀的交往,展现出不同风采。这些人,包括尖酸刻薄的方仲秀本人、热情干练的清华高材生张砚田、中学教师出身的细木作坊老板曹坚和风情万种的打工妹耳东小姐,虽身在京城,实际都站在京城的边缘,既被那里的喧嚣困惑,又被那里的繁华吸引。装饰高档的饭店、精彩纷呈的京剧和大街上过往的俊男靓女、文人之间的高谈阔论,都是一种表象。方仲秀试图找出内在的东西,通过不断的侃侃而谈和貌似惊人的宏论,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,给人的却是乡巴佬看花花世界的感觉。

作者似乎在有意加深读者的这种印象,从微信“老方家群”中麦收的议论、方仲秀对家族苦难的追述,以及方仲秀从吕梁山走出的经历,甚至包括方仲秀对晋省文学界纠葛的回顾,好像都在显现自己的文化渊源,想通过方仲秀一生的坎坷来表现其不凡的人生。带给读者的,却是面对社会的渺小。以帮助太太带孙子的名义逃往京城,不过是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戏场,面对的是更加无奈。尽管与朋友的交往中时常口吐莲花,集刻薄与睿智于一体,风流洒脱与猥琐下流于一身,这样的文人风度,在现实面前,显得既迂腐又可笑。这样的方仲秀,会让人不由得产生联想,钱锺书《围城》中的方鸿渐,到了老年是不是就这个德行?

书名《花笺》,可视为一个隐喻。分开来理解,花是美丽的,充满诱惑,代表了对世俗世界的追求与艳羡,或者说一个年迈文人在花花世界中的迷茫。笺是文艺的、文化的,代表了文人情怀,是作者对自身学识的自命不凡。一张薄薄的花笺既高雅又香艳,写上方氏的连珠妙语和隽秀字体,隐喻整个作品的内容。书中那个精灵般的耳东小姐,从一开始飞舞在众文人之间,到最后对方仲秀一番引诱与挑逗之后,又翩翩飞去,似乎又在隐喻方仲秀人生的失落。这一点,从最后的情节交代也能看出来,一生追求高雅文化的曹坚在癌症晚期,将苦心经营的细木作坊送给了耳东小姐。方仲秀呢?在耳东小姐的挑逗中,显示出老男人的无能与无奈。面对风韵犹存而又精明强悍的书社方面派来的女性代表萧燕燕,不再追究东海书社的巨额稿酬,貌似豁达大度,实际也是无能为力。

主人公方仲秀与张砚田的对话中有一句:“花笺代表着古代文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。文学,就是要探索到、触碰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。”书中写的,其实就是自命不凡的方仲秀心中的柔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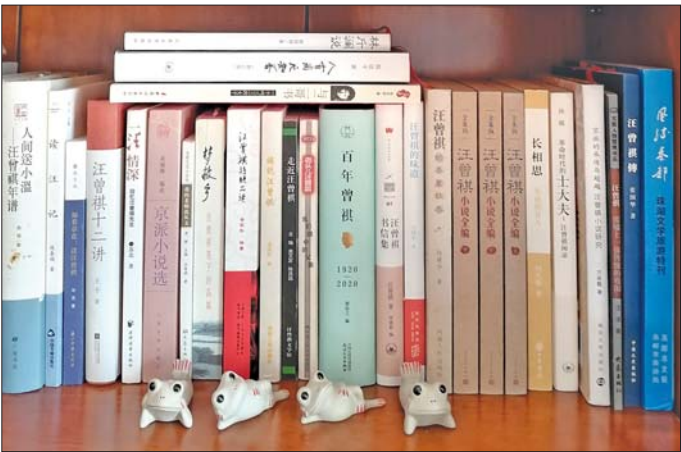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读者 上壹点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书橱一角

我的人生修养书和美学课

□段春娟



时,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。书香家庭,西南联大、民间文艺刊物编辑、右派、下放劳动、京剧院编剧……时代的风云、人生的遭际,都化作文字里的血肉筋骨、精神气质,以一种干净素朴古雅的方式呈现。

读汪,或许真的需要一点年龄代价,起码,得初尝人间滋味。他的文字不只是淡,是经历了“浓”之后的提纯。他不主张大喊大叫,他的情感都藏在文字背后。

他自称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,他喜欢宋人诗句,“顿觉眼前生意满,须知世上苦人多”,他说自幼闻嗅到的是“一种辛劳、笃实、轻苦、微甜的生活气息”。我在这些文字背后,读出了他的深情,他的悲悯。人生,苦与乐、悲与欣、轻与重,到底怎样去解读?怎样安顿此心方安?读不读汪曾祺,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。如果,如果只有一地鸡毛,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呢。汪曾祺说,生活是很好玩的。这是看透之后的爱吧,不知为啥,我读出的是珍重和珍惜。

一切外在皆是心的折射。汪先生,他就是那种发光的人。这些年来,他的文字就是我的“人生修养书”和“美学课”。他对待生活和写作的态度,他的博雅的生命底色,他的平易,他的深情……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这些文字对我的影响,直接的、间接的,真的很大。这个“大”,我说不出来,大抵是那种“无用之大用”,也即根本之类吧。这听来挺虚妄的,仿佛有些夸张,可这是实情。

他也提升了我的审美品格,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文学上的“好”。虽然自己写不好,但我知道那个“好”,它在前方,它照亮我,指引我不断去学习。

山东作家邱勋先生曾有过一段话描述汪曾祺:“我个人与汪先生没有交往。曾听咱省作家张炜先生说过,他们几个青年作家曾问过汪先生,《受戒》《大淦记事》的主题思想是什么?汪幽默地说,是五讲四美三热爱。并且拍着自己的肚子说,这边放着《受戒》,内容是五讲四美;这边放着《大淦记事》,内容是三热爱。”

我没有把这个当戏言看,我想,这该看成是先生的夫子自道,是他对读者的引领。

叫人向善、向美的文字,是长青的。

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的百年诞辰之年。他的生日是3月5日,阴历元宵节。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,我拿到了《读汪记》样书。这是我十多年来阅读汪曾祺的体会,能赶在先生诞辰之年印出,于愿足矣,也算是一个人的纪念吧。

细思这些年来所读书,虽不像有些人那样,“喝茶只喝冻顶乌,读书只读汪曾祺”,但读汪还是蛮多的,有些篇章读了多遍。真的是百读不厌,常读常新。每有会心处,便想象和他双手击掌,相视而笑,跟他说,我懂了。这位老人家,他活在我心中。记得有位汪迷说,“他给了我无边无际的温暖的包围”。我对此话很有共情。也可说,他给了我感知世界的别样视角:爱的柔软视角。是的,爱和柔软。他常说乃师沈从文,对世界、对人都怀着“蔼然仁者之心”,怀着“温柔”,其实他何尝不是这样。他自作小诗“写作颇勤快,人间送小温”,他在文字世界中将这“小温”长留人间。

我从来没有“研究”过他。我只是读,是赏,是接受他温暖的辐射,是被他慢慢改变治愈。这个过程就像盐溶于水,了无痕迹。

其实,我更喜欢读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复出以后的文字,那

本文作者段春娟的书橱一角